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人人文庫序



春

醒

衛 德 耿 著
湯 元 吉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衛德耿著
湯元吉譯

春

醒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譯者序

春醒 (Frühlings Erwachen) 原著者法郎克衛德耿 (Frank Wedekind, 1864

—1918) 爲德國十九世紀之自然派大家。有文集九卷，中以所著劇本爲最有名，春醒卽其一也。蓋當十九世紀時，德國學校尙極腐敗，教師對於學生，但知授以死知識，於發展學生身心以及精神修養一類之問題，則鮮加注意，而於性的知識，尤諱莫如深。一般青年學子，一方面既無從得到正當的性的知識，一方面又被困於先天的性的煩悶，因此陷於色情狂而實行自殺以求解脫者，甚不乏人。當時自殺之風，幾被全國。衛德耿把這種情形看在眼中，悲憤不能自己，因而做成了這個戲劇。盡情描寫，毫無顧忌。這種偉大的精神，大膽的描寫，真可算得是「前無古人」！此劇作於一八九〇年秋至一八九一年夏季。印行後，全國大震，尤以教會之反對爲最烈，咸謂此劇內容有不道德嫌疑，理宜禁止。不料禁止未

成，而教育界之積弊，反因此劇日趨改良。先是學生家屬對於學校內政，絕無過問之權。子弟付託是否得人，學校教員是否盡職，這種種重大的問題和學生家屬是向來不生關係的。直至衛德耿此劇出版後，纔把這種空氣打破。現在德國中小以下學校的內政，學生家屬皆有權過問，不像從前把自己的子女聽那班「爲人師長的劊子手」任意去宰割了。

默察國內教育界情形，頗有若干與德國十九世紀相似之處。雖說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，一部分的教育界，已經有了相當的覺悟；然視學校爲噉飯地，茫茫然不知教育爲何事者，仍大有人在。學生入學，原是爲求知識和學做人的道理而來；但普通一班教育家所要求於學生的，卻是生成的聖人。學生偶有小過，他們就用扣分數，退學，以及種種的手段來作恐嚇的工具。衛德耿此劇出版至今纔三十五年，德國學校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。但願三十五年之後，中國學校也能有同樣的成績！

衛德耿此劇描寫當時德國學校的腐敗，真可謂形容盡致。史志明因爲怕自己留級以後，他父母要嘗失望的苦痛，所以纔去自殺。這事與錢惠明原是絲毫無關的。但學校當

局因爲自己卸不了責任了，——特別是爲了自己的飯碗問題——竟藉口錢惠明所做的一篇論交媾的文章，輕輕把他斥退。手段之毒辣，存心之卑鄙，真能教人歎服（德國退學的辦法有兩種：一種叫做 *Dimission*，祇限於一校；一種叫做 *Relegation*，學生一經斥退，則在全國之內，不能再進任何學校讀書。這種事都是不常見的。不像在我國學校，成績不好要退學，告假告多了也要退學，退學的功用，在中國真是無窮無盡！）最妙的就是教務會議一段：當陳校長侃侃而談，主張斥退錢惠明的時候，那班教授竟是充耳不聞，惟知爭論窗子問題，頭腦昏聩，殆無以復加！此外如趙德貞父母之虐待親女，貝夫人之貽誤蕙芬，美術研究會會員之荒淫，都能教人驚心動魄。願國內一班做父母，做師長的人，把這幾段文字都細細心心的讀一遍！

衛德耿不但是一個大戲曲家，並且是一個詩人及哲學家。他以爲世上一切善惡的起源，祇在自私自利四字。譬如我們看見一個小孩跌在井裏而跑去救他，這並不是我們真想利他，也不過是因爲不去救他，自己良心上要感着不安罷了。這個仍然是自私自利

的行爲，所以錢惠明忿忿的說：

「原來像你這樣環境好的人，爲了自己的娛樂起見，去做一點慈善事業，就算是死後可以上天堂的好人了。可是那苛刻的人，因爲自己感不着興趣，不去做這種事，也並不能算犯了大錯呀！然而第二種人據說死後是永遠不能超生的！」（見第一本第五幕。）

衛德耿對於道德的見解，和尼采的超人哲學很多相同之點。他說：

「道德是兩個虛量相乘所得的實數。所謂兩個虛量者，一個是應該如此做，一個是情願如此做。」（見第三本第七幕。）

換言之，即人類固當遵守社會上的法制；但是對於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也應有相當的尊重。過於放縱了我們的意志，固能常常軼出正軌；然而過於屈服於法制之下，也往往能够教人完完全全變成一副機器。所以社會上的法制與人類的自由意志，實是相輔而行的，是不可有所偏重的。他這個意思和中國莊子那句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的道理很相近。他鄙棄的是世上一切虛偽的，偏激的道德；他所要求的是由社會上的法制和

人類的自由意志調和出來的合乎人道的道德！

史志明被虛偽的，偏激的道德殺了。錢惠明從感化院裏逃了出來，也想步他的後塵；史志明復極力慫恿之，說是人死了之後可以超越一切，做鬼的自由真是超過了人世萬萬倍。錢惠明因為深悔誤了貝蕙芬，所以就決定跟着史志明歸去，正要把手遞給他的時候，一位蒙着全身的人跑了上來，劈口就說：

「你餓的打戰，那裏還能够討論這些問題呀！」（見第三本第七幕。）

真是好一個唯物論家的口吻！此隱者非他，生命而已；史志明所代表的，則死而已。所以史志明正當吹牛入盛之時，一見隱者，氣就餒了半截。生和死這兩個念頭在錢惠明腦子裏交戰着，終於是生戰勝了。

史志明問隱者說：

「敬愛的不相識的，當我帶了手鎗朝樹林裏跑的那時候，你怎會不會也偶然的遇見我的呢？」（見第三本第七幕。）

隱者回答他：

「難道你已經把我忘了嗎？你在最後的一刹那，不是還站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的嗎？」（同上。）

所以某隱者，既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乃是我們人人所有的生之意志。衛德耿以爲人生在世，誰能無過。如果稍一失足，就去自殺，乃是大不應該的。我們要貴乎有生之意志。幸福祇能求之於現實的生活之中；死祇有悽慘，蒼涼。所以史志明始終是一個意志薄弱的怯懦的人；錢惠明始終是一個意志堅強，百折不回的強者。因知衛德耿將此劇獻給某隱者之意，不過是想喚起人類的生之意志而已。

劇本不但是寫在紙上給人看的，並且還要能够拿到舞臺上去演。譯劇本已經很難了，加上這一個條件，可就難上加難了。這個劇本裏有幾處用典和引用古代神名及名畫家作品的地方，我都沒有全譯，——當然是在可能範圍以內——因爲譯了出來，至少還得加上許多註解，人纔會看得懂，這於看劇本的人雖很方便，然而拿到舞臺上去表演，可

就不適用了。這個劇本裏的人名也太多了，往往一個名字有六七個音，譯出來不但是不好讀，尤其是演員不容易把牠記牢。因此，我就用改譯的法子，把所有的人名地名等一併譯成了中國名字。這於原劇的精神並無損害，而對於表演上卻有莫大的便利。有識之士，諒不致以「削足就履」見譏。

東方雜誌上曾經載過一篇洪深君改譯的劇本少奶奶的扇子，那是一個極大成功的作品。我對於洪君改譯的辦法是極端贊成的；然非有大才力不辦，所以只有空羨慕一番而已。我這個改譯中國名字的辦法，原是一時權宜之計，遇着劇本裏人名不多的時候，（如我譯的歌德的兩個劇本史推拉和克拉維歌，商務印書館出版。）簡直就用不着改譯，所以這是不足效法的。「什法師有云：「學我者病。」來者方多，幸勿以是書爲口實也。」（爲便利讀者起見，我把劇中人名和我改譯的中國名，立了一個表附在本書背後，讀者不妨參看。）

說到譯書的問題，常見有直譯和意譯之爭。據我看來，直譯至低的限度，也要做到信

達兩個字；那末，這和意譯究竟有什麼分別呢？舉一個淺近的例說：如果現在有一位西洋人翻譯中國「原璧奉趙」這句話，他不老老實實的譯作奉還兩個字，偏要照着原文譯爲「原璧奉趙」，然後再加上許多的註解，這種直譯的方法，豈不是世間第一等笨伯做的事嗎？我的朋友俞敦培君在德文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裏，有這麼一段很重要的談話：

「直譯之弊，在於但知注重單字及文法之排列，而忽略意義上之結構。結果成爲字典式之翻譯，存其皮毛而遺其神態，讀之索然無味。蓋字句僅爲發表思想之工具，同一思想，而表現之方式，所謂語氣風味者，中外實難強同。思想雖藏於字句之間，然爲整個的，流動的，不可分析的，惟能心領神會之，而翻譯之使命，並非爲字句之釋義，乃引渡此種原文之思想也。是故譯文，須先澈底了解原文之意義，字裏行間，已無半點疑惑，然後融會於心，揣摩中文之語氣，筆而出之。經此一番融化，則所譯之文，自有整個的，流動的，原作之思想存於其內，而無晦澀難明之虞矣……」

嚴復在他的天演論裏也說：

『西文句中名物字，多隨舉隨釋，如中文之旁支，後乃遙接前文，足意成句，故西文句法，少者二三字，多者數十百言。假令仿此爲譯，則恐必不可通；而刪削取徑，又恐意義有漏，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，則下筆抒詞，自善互備。……』

各國文字組織不同，語氣風味亦各有異，所以譯書祇有意譯之一法。直譯云云，簡直是一個不通的名詞！——意譯當然也要做到信達兩個條件。倘有人解作「任意翻譯」，或竟實行「任意翻譯」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。

衛德耿這個劇本在德國已經翻印了許多版了；英，法，日，意，等國也都把牠翻成本國語了。我現在恭恭敬敬的把我這個簡陋的譯本呈於國內一般青年之前，希望大家都從此認識了我們的那位隱者！

翻譯此劇時，承德友 F. Schieritz 君時時指點我，使我懂得許多難解的地方；譯完後，承楊鍾健兄替我初次校閱，沈君怡兄在百忙中替我二次校閱，我很感激他們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元吉序於德國明星。

參考書舉要

1. Frank Wedekind: Gesammelte Werke.
2. M. Geissler: Führer durch die deutsche Literatur.
3. P. Fechter: Frank Wedekind.
4. A. Kutscher: Frank Wedekind.

第一本

第一幕

(貝繩武家中 貝夫人和她的女兒蕙芬小姐)

蕙芬 媽媽，你爲什麼把我這件新衣服做的這麼長呢？

貝夫人 你今天滿十四歲啦！

蕙芬 早知道你要把衣服做的這麼長，我還是情願不要長到十四歲的好。

貝夫人 衣服並不長，蕙芬，究竟要怎麼樣纔稱你的心呀？你自己長的這麼快，一年一長

就是兩三吋，能怪我衣服做得太長嗎？你現在已經十四歲了，難道還好穿着那麼短的衣服，露着膝蓋在外面跑嗎？

蕙芬 不論怎樣，我那件短衣服總比這件長道袍稱身些。媽媽，還是讓我穿那件短的吧，

等過了夏再換新的。我看就是等我長到十五歲的時候去穿牠，也不至於嫌短呢。媽媽，把牠藏起來，等到我明年生日的那天給我穿吧，現在穿了只白白糟蹋了東西。

貝夫人 唉，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。其實，我何嘗不情願你永遠像現在這般樣子。你瞧，那些和你同年的女孩兒們，一個個都是長的又粗又胖，你卻和她們完全相反。等到她們長成大人的時候，不知道你又變成個什麼樣子了。

蕙芬 誰知道，也許我沒有這一天，也未可知呵。

貝夫人 兒呀，你怎會想到這上頭去的！

蕙芬 不，媽媽，不要傷心！

貝夫人 （吻蕙芬）我的心肝！

蕙芬 我晚上睡不着的時候，往往就要想到這上頭去。我非但覺得不傷心，並且還格外睡的舒服呢。媽媽，一個人想這種念頭，是不是不應該的呀？

貝夫人 去把那件衣服掛在櫥裏；還是穿上你那件短的不像樣的寶貝衣服吧。等我有空的時候，替你下面接一節上去。

蕙芬 （把新衣服掛在衣櫥裏）哦，那就索性等我長到二十歲的時候再去縫吧。

貝夫人 只要你不怕冷。那件短的你當初穿了還嫌長呢，現在你瞧……

蕙芬 現在快就夏天了，還怕冷嗎？媽媽，膝蓋受了涼，總不會生喉症的吧，何必這樣膽小呢。像我這樣的年紀，凍是凍不壞的，尤其是腿上不會怕凍。難道受了熱倒是好的不成，媽媽？——哼，假使我早晨不剝掉袖子，晚上不脫了鞋子襪子跑到你跟前來，就算是你的造化了。——就是我必不得已得穿那件長道袍的時候，我裏頭還是穿那又薄又輕鬆的——媽媽，不要罵我，穿在裏頭有誰看得見呀。